

还在年少时，就一次次梦想离开商洛山，有一段时间在放羊的时候，我把羊绑在某棵树上，然后顺山势向上攀援，努力爬上山的最高处，几乎天天如此，攀援一座又一座山，为的是能够遥望远方，能够看到大山以外的世界。但难过的是，我始终看到的依然是那山还比这山高。

一次次遥望，一次次失望，直到17岁那年终于走出了秦岭，来到了西域大漠，又钻进了天山深处，但部队驻守的地方是戈壁大漠，一望无际。再再后来，做编辑，搞创作，南来北往，才发现其实自己一直都是在路上。心里就想，今生我大概只能是个行者了。

人在新疆，恍惚间四十余年，无论行走在南疆或北疆，都会有一种震撼。新疆人说，不到新疆，就不知道祖国的辽阔。在辽阔的巩乃斯草原，当我骑在一匹膘肥体壮的伊犁黑骏马上的时候，我便体会到了成吉思汗大帝当年信马由缰时的那种豪迈！

亦曾数次行进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最长的南疆沙漠公路上，行走在沙漠公路上我就渴望看到有车同行有人同行，当然，戈壁滩有的是四脚蛇、蜥蜴甚至黄羊、野兔，但他们目标太小太小了，坐在撒了野的汽车上，你根本没办法与它们对视，只有偶尔戈壁出现和你屁股下一样撒野的汽车时，你才能感觉到什么是运动什么才生动什么能让你激动！

喀什噶尔的风情独特而有趣。麦西来甫、刀郎这些民族瑰宝，让旅者无不叫绝。在喀什广场，我曾遇见一位白胡子老汉。他竟然把自己用树枝做成的拐杖当作热瓦甫来弹奏，拐杖的手柄处还系有一根装饰的红线绳。那个夕阳斜照的午后，我从毛泽东高大魁梧的塑像前路过，看到老者正眯缝着一双眼

新兵连训练结束了，我被分到旅部特务连警卫排。第一次到旅司令部大门口站岗，我手握冲锋枪，自豪的心情无以言表。部队旁边是一所学校，学生课间休息，来到部队门口，见司令部院内的花草等绿植很美，胆子大点儿的学生走到我面前商量：叔叔，我们可以到大院里玩玩吗？一会儿就出来。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纯真可爱近乎恳求的表情，我不忍拒绝：进去吧，但千万不要摘花啊。

学生们一走进司令部机关大院，便控制不住叽叽喳喳，惊动了司令部管理科科长，他连忙叫人将学生们劝出大院。科长严厉批评我：你怎么把学生放进

大院了，那要你站岗有啥用？回去对你们连长说，你以后不用站岗了，到炊事班烧饭吧！

我垂头丧气背着枪回到连队，看见连长在连

我更愿意是个行者

贾永红

睛，手里的拐杖那会儿便成了他最喜爱的热瓦甫，尽管没有琴弦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如醉如痴地弹奏，不影响他如醉如痴地歌唱。看他一贯之的神情，分明已臻妙境。他不神秘，本当高贵；他不晦涩，自应深刻；他不浅薄，显然易懂。那是人类最纯洁最迷人的一种独唱。

的是生动的风和极具灵性的雨，它们使我的脑海在那时那刻一下子清澈起来，心绪祥和，思想犹如奔驰在高速公路上，轻松、自然、美好，进入到一个理想的境界，满目皆是鲜活鲜灵的景致，令人耳目一新。那撼人心魄的倾诉，使人留连其中，自适云尔。



母亲的翅膀 周文静 摄

坦白地说，我也喜欢这种通俗的、纯粹的演唱和节奏，这种不羁的姿态，显示出智者的尊严，既有大气的潇洒，也有跳跃的生动。在老者那种忘我的境界里，在那种绝对原始、绝对美妙的弹唱声中，我的大脑突然有一种被洗净、被过滤的感觉。我那思想的大地，生长了碧绿的植物和芳香四溢的花儿，而我思想的天空，漂浮

数年前，旅居罗马的华人画家、我的好友周先生很真诚地给我说，你还是来罗马吧！来了就住在我这儿，我家有菜园，有花园，还有一个鱼塘。假若你愿意，我们就一起种菜，弄花，喂鱼，乐哉悠哉。除此，你还可以在这儿搞你的创作，我画我的画，累了我们可以品茗聊天儿，要不就带你去参观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西方大师们的艺术

老连长

刘学升

队门口站着，知道他在等我。果然，连长对我的态度很严肃：管理科长来电话了，你先把枪交回枪库，然后按科长指示到炊事班报到。

我到炊事班之后，以勤奋工作来纠正站岗时所犯的错误，不仅很快学会了烧饭，而且还学会了养猪，为改善连队官兵伙食做贡献。指导员多次表扬我，连长却对我没有过多的“好感”。

一年之后，连队接到管理科通知，调我到旅机关食堂当炊事员。连长很高兴，拍拍我的肩：革命有分工，行行都光荣，只要好好干，“老炊”也能进机关。最后又叮嘱一句：别忘了，特务连永远都是你的家，我永远都是你的老连长。

我到旅机关食堂没多久，司令部一位首长告诉我，是老连长向他推荐我到机关食堂，他又对管理科长说的。我从内心感激老连长，一有机会就到老连队看看战友，看看老连长和指导员。

有一天，老连长到机关食堂找

到我，说 he 已调到旅政治部保卫科当干事，以后就在机关食堂吃饭了。我很开心，老连长又能吃到我做的饭菜了。

星光不问赶路人，岁月不负有心人。老连长脚踏实地，认真负责，安全保卫工作做得非常棒，后来从保卫干事升任副科长、科长。他的爱人王姐带着孩子也随了军，日子过得很幸福。

我即将退伍，老连长说他要在家请我吃顿饭。我去时，见王姐和话务班女兵小陈在厨房做饭菜。几杯酒下肚，王姐问我可有女朋友，我说以前谈了一个，后来吹掉了。小陈说：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我相信你会找个更好的。

第二天，老连长来找我，问我愿不愿意和小陈谈恋爱，我说自己马上就要退伍了，不知小陈可愿意。老连长说你王姐已问过小陈，她也要退伍，愿意跟你谈。

我和小陈退伍回到地方后，结了婚，生了子。我们一直对老连长和王

姐心存感激，专门带着孩子到部队，老连长和王姐见到我们很高兴，并为孩子买了衣服和玩具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到部队所在的城市公干，特地去见老连长。老连长说他已转业到地方工作，现任检察院犯罪预防处副处长。我见老连长面庞有些消瘦，问他是不是工作太辛苦，他说确实繁忙，身体也有些小情况，但工作还是要做啊。我劝他平时多注意休息。老连长已有一段时间不喝酒了，那天他破例喝了几杯酒，说不让我扫兴。

让我始料不及的是，一个多月之后，我和妻子接到部队战友电话：老连长因患肝病医治无效，不幸去世。我们惊闻噩耗，先是不敢相信，继而痛哭失声……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妻子告诉我：那年老连长和王姐问我愿不愿意和你谈恋爱，我回答说自己马上就要退伍了，不知你可愿意？老连长说已问过你，你也要退伍，愿意跟我谈。

老连长以他的真诚善意成就了我和小陈的美满婚姻，他却“辜负”了王姐。他走的时候，年仅39岁，丢下了王姐和10多岁的儿子，真是离去太早了。

老连长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。前几天又是一个建军节，每到这样的日子，我就分外想他。